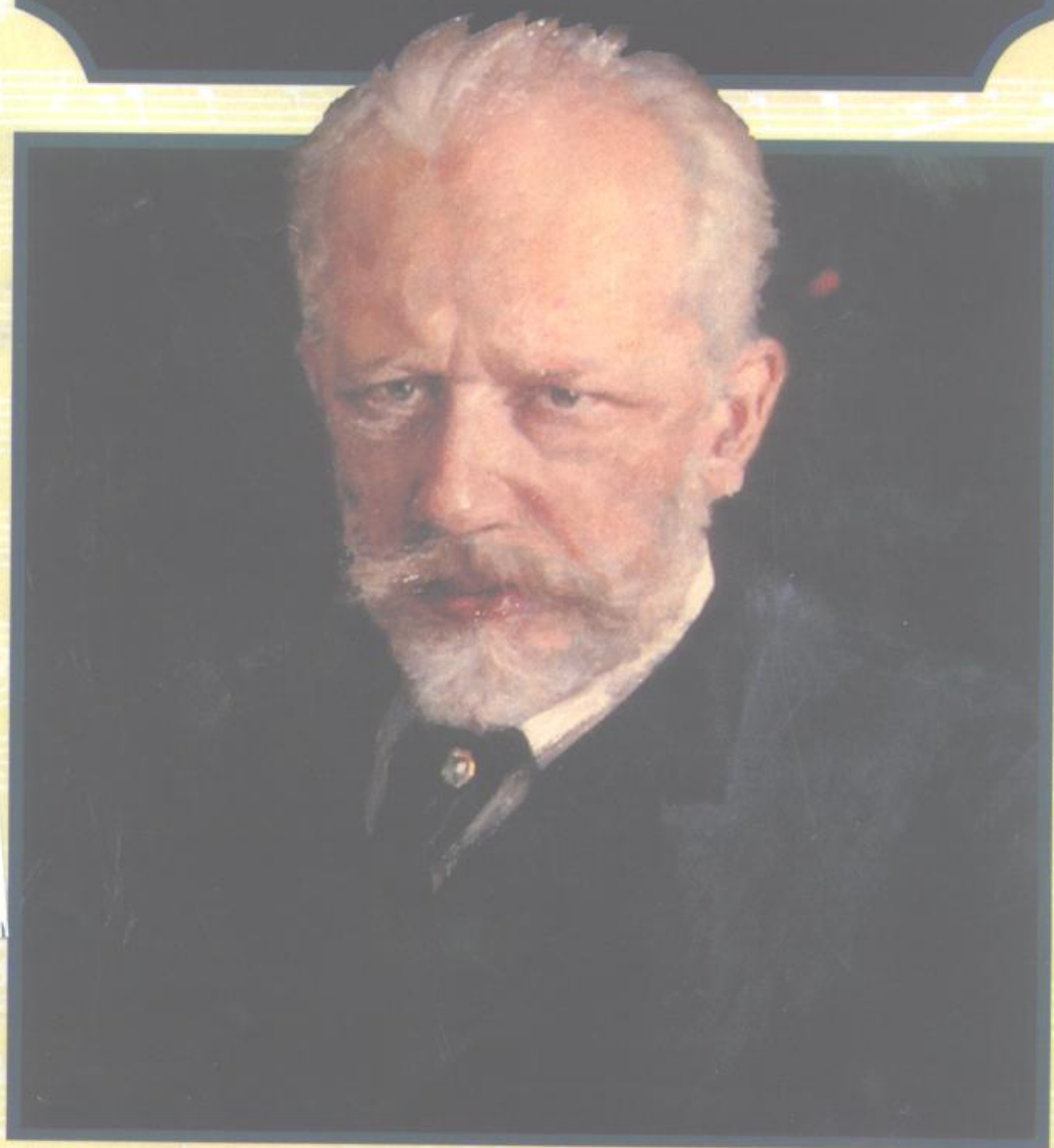


世界著名音乐家系列

柴可夫斯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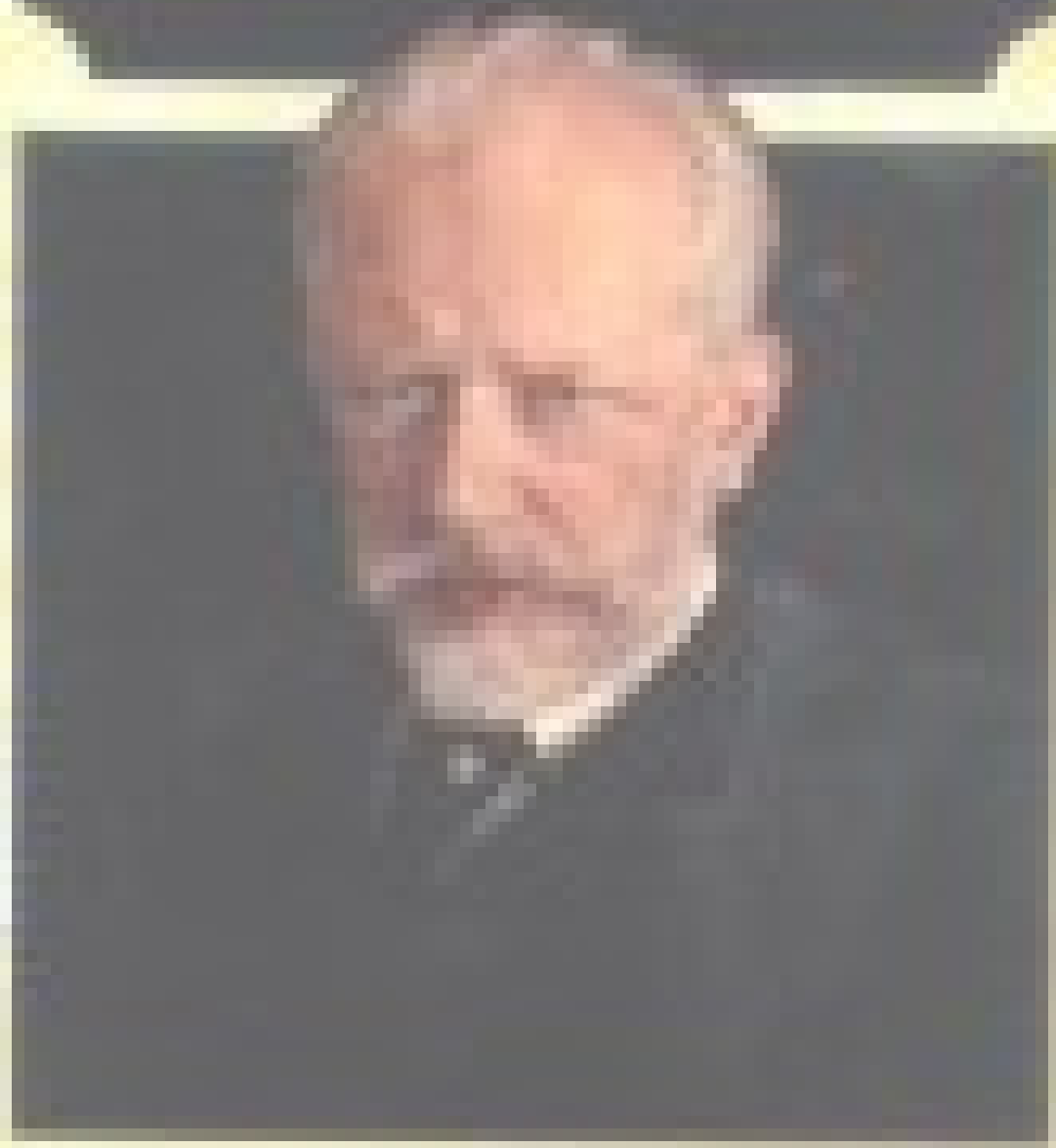


25.76

0/1

世界著名音乐家系列

柴可夫斯基



图书在版编目 (CIP)

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 (俄) 伯拉德 (Pollard, M.) 著; 邹映辉译。

—北京: 外文出版社, 1998 (世界著名音乐家系列)

ISBN 7-119-02201-6

I. 彼… II. ①伯… ②邹… III. 柴可夫斯基, P. (1840~1893) - 生平事迹
IV. K835.112.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12295 号

台湾三晖出版社授权外文出版社

在中国独家出版发行中文版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责任编辑: 齐焱蓓 杨春燕

译稿审核: 吕 昕



海味金装 0051035

外文出版社网页:

<http://www.flp.com.cn>

外文出版社电子邮件地址:

info@flp.com.cn

sales@flp.com.cn

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

迈克尔·伯拉德 著

邹映辉 译

* * *

外文出版社出版

(中国北京百万庄大街 24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1998 年 (大 32 开) 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119-02201-6 / I · 500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98-0515

定价: 15.00 元

051035

K835.125.76
BLD/1

世界著名音乐家系列

彼得·伊里奇· 柴可夫斯基

迈克尔·伯拉德 著
邹映辉 译



外 51 出版 35



彼得·伊里奇·
柴可夫斯基

First edition 1998

First published by Exley Publications Ltd, 16 Chalk Hill, Watford, Herts WD1
4BN, UK

© Exley Publications Ltd, 1992

© Michael Pollard, 1992

Chinese Translation reprinted by arrangement with San Huei Book Co., Ltd.
For Distribu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All Rights Reserved

Series editor: Helen Exley

Editor: Samantha Armstrong

ISBN 7-119-02201-6

Home Page: <http://www.flp.com.cn>

E-mail Addresses: info@flp.com.cn

sales@flp.com.cn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24 Baiwanzhuang Road, Beijing 100037, China

Printed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神秘的崇拜者

1876年12月，作曲家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在莫斯科家中，忽然收到一封陌生女人的来信。

这是一封简短的感谢信。片语之中既表达了感激之心，又充满了仰慕之情。原来，这位陌生女人曾委托柴可夫斯基先前的学生，帮她改编一些小提琴和钢琴曲目，以便她在家里弹奏。这是柴可夫斯基乐于做的事，既省事，报酬又可观。只消几天功夫，曲目就改编好了。这封信便是那女人的回音。这位神秘的崇拜者在信中写道：“您的音乐使我的生活变得更加轻松和愉快。”

一种神圣的友谊从此开始了。它保持了14年之久，几乎延续到柴可夫斯基生命的最后时刻。不论从哪方面看，这种友谊都是非同凡响的。两个人——作曲家和崇拜者——仅见过几次面，而且都很偶然。他们彼此虽然从未细谈过，但却通过数百封信，表达并讨论双方内心最深处的思想。尽管有时的信也充满深情，坦诉了彼此之间的爱慕之心，可他们的友谊从未发展成为爱情。

实际上，柴可夫斯基本人是个同性恋者，而他那位崇拜者，已有12个孩子，她对肉欲看得很淡。这位柴可夫斯基的资助人，每年付给他的收入正好解除了一生创作鼎盛期经济拮据的窘境。但就在柴可夫斯基逝世的3年前，她突然找借口断绝与他的关系，就像当初这种关系突然开始一样。后来才知道，她的借口是假的。

柴可夫斯基的崇拜者，纳迪亚·冯·梅克夫人是个四十四五岁的寡妇，柴可夫斯基当时36岁。梅

对面图：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是一个忧心忡忡的人，终日被自我怀疑和对失败的恐惧所折磨，五十来岁的人，看上去却比实际岁数老得多——尽管他富有的音乐成果足以自慰，他的音乐给许多人带来了永恒的欢乐。

下图：纳迪亚·冯·梅克夫人，她和这位作曲家的关系给他带来了幸福，也带来巨大的痛苦和迷惑。



对面上图：维亚得加县的一幢房子，柴可夫斯基在此出生。房外有他的半身像。现在这里是柴可夫斯基博物馆，里面有许多他的私人财产，其中包括他的大三角钢琴。

对面下图：作曲家的母亲，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芙娜·柴可夫斯基。柴可夫斯基8岁时拍的此照。柴可夫斯基14岁时，母亲去世了，从此结束了他的田园诗般恬静的童年生活。

下图：柴可夫斯基的父亲，伊利亚·彼得罗维奇·柴可夫斯基是位称职的父亲和丈夫，但他缺乏热情。尽管如此，柴可夫斯基一直很珍爱这张照片。



克夫人极为富有，她曾和已故丈夫在铁路建设业中获取暴利。待丈夫突然去世后，她继承了两家公司，得到大宗投资地产、森林和农场。她的婚姻算不上特别幸福，为此，她有了大量的闲暇时间。对莫斯科音乐生活的兴趣，正好可以填补她的空虚。

纳迪亚·冯·梅克夫人是一位有造诣的业余钢琴家。她常和自己的家庭乐师、年轻的小提琴家约瑟夫·科特克合奏二重奏。约瑟夫是柴可夫斯基以前的学生，正是通过他，柴可夫斯基才接受了纳迪亚的委托，也正是通过他，这位富有的寡妇才得知作曲家正处在贫困之中。

正是约瑟夫的介绍，柴可夫斯基才得到经济上的保证，并从此将全部的生命投入到精美作品的创作中去，被世人称为世界上最卓越的作曲家之一。

遗失的音乐作品

柴可夫斯基的国际声誉是靠他作品中少数的几部而建立的。他的大部分作品从未在本国之外的国家演奏过。他写的10部歌剧中，一般人只知道其中的两部，并不经常被演奏。他的某些作品已遗失。他最著名的芭蕾音乐作品，如《天鹅湖》和《睡美人》也是在他逝世后才为人们所推崇。因为他在世时，芭蕾还没有发展起来。

音乐评论家们，经常忽视柴可夫斯基的存在，称他是轻量级作曲家。或许是因为他擅长写简单易记的旋律，比如他的第一钢琴协奏曲的开头主题旋律，非音乐专业人员也能轻松地弹奏欣赏。不过，许多19世纪至今的一流管弦乐指挥家和独奏家相当欣赏他的作品。

疑惑

很奇怪，无论是个人生活还是事业方面，柴可夫斯基的一生都很不幸。他渴望被国内外的音乐界接受，然而特别在他的早年，他藐视音乐界所期待的传

统观念，甚至于声望确立之后，他的音乐还常常遭到强烈的抨击。他也希望作品完美——但又经常为了挣钱糊口，不得不争取时间匆匆地写些曲子应急。在个人生活中，他总是怀念童年的快乐时光，而能像妹妹萨莎和她的孩子们一样，生活在家庭气氛之中。然而，他的同性恋的倾向及社会对此的态度，一直妨碍着他，使他未能创作出哪怕一小段描述自己生活的乐曲。他对婚姻的尝试，使他近乎疯狂甚至自杀。当他已为全世界所仰慕时，在临终之际，他似乎仍被疑惑所折磨和困扰。他怀疑自己的价值——究竟自己是一位道道地地的作曲家，还是一个平凡人。

朴素的一生

1840年5月7日，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生于俄罗斯莫斯科东部的铁矿城市维亚得加。他父亲是一位矿山政府检查官，母亲是父亲的第二任妻子，父亲的前妻已去世。

柴可夫斯基一家的生活过得很舒适。彼得的父亲伊利亚是个相当古板又毫无乐趣的人。他全心全意地养家糊口，很少和孩子们接触。彼得有个哥哥叫尼古拉，比他大两岁；一个妹妹，叫萨莎，比他小两岁。1844年，弟弟在西伯利特出生。彼得的母亲亚历山德拉，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和德语，并且是个业余音乐天才。他们一家生活富足，雇了几个仆人，还给孩子们雇了家庭教师。

1848年，彼得的父亲决定到莫斯科去谋份职业，当时莫斯科是俄罗斯的第二大城市。

这次搬家是一场灾难。当他到达莫斯科时，伊利亚一直渴望得到的那份工作已被别人夺去，而且当时莫斯科正值霍乱像野火一样迅速蔓延，凡得此病者几乎无一幸存。这真是19世纪欧洲的灾难，它源自远东，向西袭击俄罗斯。由于求职未果及对霍乱流行的恐惧，彼得的父亲带领全家搬到俄罗斯的首都——圣彼得堡。然后，他在俄罗斯偏远地区西伯利亚



“我将坦诚地告诉您，我认为您是全俄罗斯最伟大的音乐天才……在您身上我看到了俄罗斯音乐前途最大的，或不如说是唯一的希望。”

——摘自赫尔曼·拉罗克 1866年1月给他的朋友柴可夫斯基写的信

“我们需要你，俄罗斯需要你……”柴可夫斯基的老师和朋友，尼古拉·鲁宾斯坦惊呼道。柴可夫斯基以自己是俄罗斯人感到骄傲，他的音乐就是在俄罗斯传统和俄国人民的影响下形成的。对许多俄罗斯人来说，生活就是无止境的艰苦劳动，回报甚微，就像这些农奴在这条长长的商河—伏尔加河上拉纤一样。

边界附近找到一份矿山经理的工作。于是他们再次搬家。但这次，彼得的父亲决定把他留在圣彼得堡接受教育。彼得被送到学校，与朋友们在一起。当时他10岁。从这时起，他8年舒适而充满爱的生活便被彻底打乱了。而他成年生活的大部分时间，将在抑郁和对失去的童年时代的安逸生活的渴望中度过。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记忆中的一切都变得那样令人神往。

落后的俄罗斯

到目前为止，根本看不出柴可夫斯基的未来会和音乐有什么联系。他在彼得堡上的学校是专门培养政府官吏的。父母为他选择这样的学校不足为奇。他父亲原本是政府检查官。政府部门的工作可以提供一份稳定可观的收入，可以升职，还可以到俄罗斯各地周游。



柴可夫斯基的祖国俄罗斯幅员辽阔，人口稀少，和西欧比起来，非常落后。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欧洲的面貌，但还没波及到欧洲东部。俄罗斯人大部分是农民，和土地拴在一起。俄罗斯没有议会，国家由沙皇统治。沙皇对臣民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在谋士们的建议下制定法律，而这些人很清楚提什么样的建议他会不同意。庞大的政府向人民收税并检查他们的一切活动，以确保无人逃税。这些检查官不停地窥视和汇报，阻碍着社会的进步。不过政府还是为人民提供了一些受教育的机会，柴可夫斯基家就是这样。

可怕的消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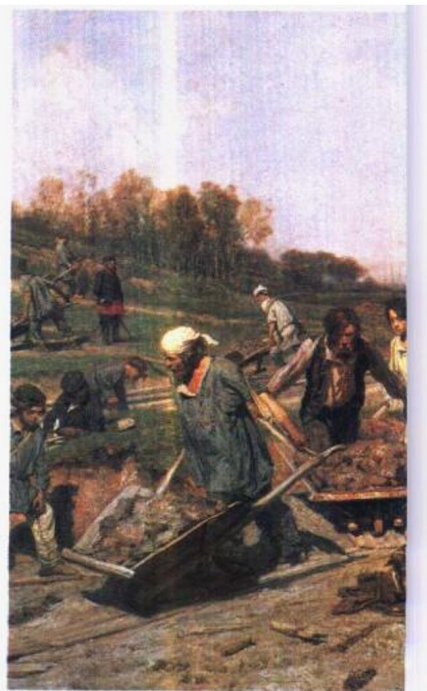
柴可夫斯基 14 岁时，在圣彼得堡读高中。那年他收到了一个可怕的消息。母亲因染上霍乱而暴亡。上学期间，他一直很想家，不过他还可以通过回忆在家的快乐时光来安慰自己，他母亲是这家庭欢乐的主宰。现在可好，随着母亲的去世，再没有什么好回忆的了。

他痛心极了，家庭也因此而破裂。柴可夫斯基的哥哥伊波利特被送到一所海军军官寄宿学校去读书。他最心爱的妹妹萨莎被送到一所女子寄宿学校。他的一对双胞胎弟弟阿纳托尔和莫杰斯特都刚刚 4 岁，由他的叔叔和婶婶照看。

就在这段时期，柴可夫斯基开始对音乐产生了很大的兴趣。或许这样可以从不幸中解脱出来。他开始上声乐课和钢琴课。可是，当被问到柴可夫斯基是否以音乐为生时，柴可夫斯基的老师鲁道夫在给柴可夫斯基父亲的信中表示否定。他看不出当时 16 岁的柴可夫斯基身上有音乐天才，也就不可能建议他走音乐之路。

柴可夫斯基出生时，俄罗斯还是个很落后的国家。当西欧已经发展得用蒸气动力提高建筑效率时，俄罗斯还在用人力。大部分俄罗斯人都是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民。但培养做政府工作人员是很好

的生计，因此柴可夫斯基被送到圣彼得堡去上学，将来好当个政府职员。



“晚饭时，他们谈论起我的音乐天才。爸爸还说我想成为艺术家为时并不晚。要真是这样该多好。可问题是：就算是我有些天才吧，目前很难发展。”

——摘自柴可夫斯基 1861 年 3 月写给他妹妹萨莎的信

不过，许多人从音乐中获得欢乐，却不一定非以音乐为生。柴可夫斯基不分昼夜地苦练琴，练习作曲，还研究歌剧。谈及职业道路时，他还是在学校里当着不起眼的学生，一直到学校按计划把他培养成一个九等文官。1859 年，柴可夫斯基开始在圣彼得堡司法部任职。从此，19 岁的他，口袋里装着工资，享受着圣彼得堡提供的各种机会：与音乐界的朋友们一起欣赏戏剧、歌剧、芭蕾舞剧，并参加各种交际晚会。

右图：

柴可夫斯基小时弹的钢琴，现存维亚得亚县的柴可夫斯基博物馆里。他很小的时候，就对音乐有兴趣。但是，一开始就被女家庭教师范妮·德尔贝琦阻止住了。她看出音乐会引起他的不安。有一次，她发现他在床上，用手拍着脑袋大叫：“欧，这个音乐，这个音乐，快把它拿走，它在这儿我睡不着！”



音乐沙漠

鲁道夫对他的学生以音乐为生的想法表示冷漠,并不单单因为他低估了柴可夫斯基的能力。事实是,在俄罗斯,音乐算不上什么正当职业。风靡西欧的音乐创作浪潮,涌现出像巴赫、莫扎特、海顿及贝多芬一类的作曲家,却没有波及俄罗斯。西欧音乐的繁荣,是因为有皇家贵族家庭的支持或资助。他们扶持作曲家和音乐家,其资助的音乐形式多样,从用餐时听的一些轻松乐曲到款待客人的大型歌剧应有尽有。而在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它贵族的宫廷里,音乐可不像在西欧那样受到重视。

在俄罗斯的艺术中,音乐地位低下,而且谈不上什么音乐教育。大多数成功的俄国作曲家都是在业余时间作曲,以其他职业谋生,而不是受雇于某个资助人。比如亚历山大·鲍罗廷是一名化学教授,穆索尔斯基和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则是军人。

改变

但柴可夫斯基在司法部任职期间,情况发生了改变,结果他成了俄罗斯第一位在自己国家里受过音乐教育的最重要的作曲家,而且是最早将音乐作为职业的人之一。柴可夫斯基利用这次机会赋予自己祖国的音乐以独特的俄罗斯韵味。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有个德国出生的姑姑——女大公叶琳娜·巴甫洛夫娜,她曾和一位年轻的画家和作曲家安东·鲁宾斯坦一起访问西欧。回来时,满怀激情地把俄罗斯摆到了音乐地图上。1859年,女大公说服侄子沙皇来支持她。同年9月,由安东·鲁宾斯坦负责在她家圣彼得堡的米哈依洛夫斯基宫中,建立起俄罗斯音乐协会。它的宗旨是使音乐在俄罗斯人的生活中变得更加重要。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姑姑——女大公叶琳娜·巴甫洛夫娜,是俄罗斯音乐文化诞生的驱动力。她和钢琴家兼作曲家安东·鲁宾斯坦一起,创立了俄罗斯音乐协会并建立了圣彼得堡音乐学院。从那时起,俄罗斯的作曲家们为自己独特的风格而自豪,再也不用为西欧主要都市中的音乐动向而左顾右盼。

两年时间里，协会发展很快，超出了宫廷的范围。在沙皇的支持下，叶琳娜在涅瓦河畔一座更大的楼里创办了圣彼得堡音乐学院。从那时起，柴可夫斯基的生活便发生了变化，这变化把他和俄罗斯音乐的新气象联系在了一起。

欧洲之声

1861年7月，柴可夫斯基从司法部请假和他父亲的一位朋友去欧洲旅游。他们在德国、比利时、荷兰和法国逗留——看到了工业革命的新技术，听到了音乐。但是柴可夫斯基胡乱花销三个月后只身回到圣彼得堡，欠了一身债。可他以音乐为生的梦却复活了。更令他激动不已的是，自己周游的欧洲各国都把音乐看得很神圣。

他有没有足够的天才？俄罗斯是否为他提供了旅行中所看到的各种好机会？抑或梦想无望？

萨莎的婚事

柴可夫斯基在司法部工作不久，他妹妹萨莎就结婚了。他和兄弟姐妹相处得都很好，但与萨莎的关系却很特殊。从孩童时起，他们就亲密无间，是分不开的伙伴。自分别后，他们经常写信，而且是长长的信。现在，萨莎的婚姻对这位敏感而又有些神经质的柴可夫斯基来说，仿佛又一条维系童年的线断了，特别是自她的家远离圣彼得堡、住到乌克兰的卡门卡之后。

卡门卡是一幢很大的乡间别墅，是萨莎所嫁的贵族家庭戴维朵夫家族的地产。事实上，在柴可夫斯基的大半生里，卡门卡对他而言是一个很好的避难所。他自己已经不可能有孩子了，于是萨莎的孩子就

俄罗斯人对图中所示这种温馨的家庭方式十分羡慕。经过举家迁居圣彼得堡、不得不在寄宿学校里求学和母亲的去世这些动荡后，柴可夫斯基总是力图重新捕捉自己童年生活的真谛，渴望重建那快活、幸福、安宁的家庭。



成了他的孩子。那里有储备完好的图书馆,有房间可以供柴可夫斯基学习,作曲,还有令人愉快的乡间小路可以散步。他大部分自由时间都是在那里度过的,许多作品也是在那里写成的。尽管萨莎结婚时他很恐惧,但他和她的关系一直很密切。不过,当时萨莎的婚事对他来说,似乎又是一个致命的打击,自己最亲的人又离他远去。

影响柴可夫斯基一生,并造成遗憾的就是,由于他的同性恋倾向,使他永远都不会建立梦想中的家庭。在他的妹妹萨莎嫁到戴维朵夫家后,她在乌克兰的卡门卡的乡间别墅(见下图)便成了他的避难所。他在那里度过了许多欢乐的日子。



献身音乐

柴可夫斯基决定献身音乐。他雄心勃勃，可家里却无力支持他。父亲靠微薄的政府养老金生活，并要抚养两个未成年的儿子莫杰斯特和阿纳托尔。柴可夫斯基至少在他想到要以音乐谋生之前，还不能冒险放弃司法部的那份工作。那工作虽然乏味，但可保证相当优厚的待遇。因此他坚持工作，并用业余时间音乐学院学习和声学作曲法。可是到了1863年春天，23岁的他，毅然辞去司法部的职务，成了一名全日制学生，并计划通过当家庭音乐教师来付学费。

1863年的柴可夫斯基，时年23岁，毅然辞去了政府部门的工作，开始在圣彼得堡音乐学院全日制班学习。这是勇敢的一步，因为在学习期间，他需自食其力。但是正如他给妹妹萨莎写的信中所说的那样：“我只想做我可以有假期的工作。不管我成为著名的作曲家还是谋生艰难的教师，都是一样的。”

学生

这个决定使柴可夫斯基头一次过上整天和音乐打交道的生活。他整天学习。晚上，他和学院里新交的一位朋友赫尔曼·拉罗克练习钢琴二重奏，或其他同学一起参加音乐晚会。很快人们就发现柴可夫斯基是一位既勤奋又优秀的学生。当时音乐学院的院长、柴可夫斯基的作曲指导教师安东·鲁宾斯坦在一次作曲课上，讲了一段故事，他让学生根据一个既定主题写变奏曲，他的要求是，起码作12首，没想到，柴可夫斯基竟交上了200多首。

在音乐学院里，柴可夫斯基似乎一直在压抑内心的忧郁之情，直到毕业那一刻。按规定，每个学生应当写一首毕业曲子由学院交响乐队演出，柴可夫斯基被指定为席勒的诗《欢乐颂》写一首合唱曲。这首诗正是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最后乐章的主题。对于25岁的柴可夫斯基来说，这无疑是个挑战。他的曲子怎么能和40多年前贝多芬的精湛作曲相媲美呢！而毕业典礼的后半部是由著名音乐家组成小组与学生进行答辩。一向对批评敏感，而又怀疑自身价值的柴可夫斯基，实在无法面对这样的场面，竟没有

